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四明樓 大防

華文畧直孝士正奉大夫致仕贈金

紫光祿大夫陳公川狀

曾祖砥故不仕

曾祖母林氏

祖嘉謨故贈右朝奉郎

祖母黃氏贈安人

父膏故仕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御累贈

又特進

母蔡氏贈安康郡夫人

吳嘉汪氏封咸寧郡太夫人贈新平郡

曾夫人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孝義里陳公

居仁字安少年六十九狀

惟陳氏曾出姚虞為世著姓以漢文範先生以
未世系燁聯皆可推考七世祖司直避五代之
亂自光州徙于泉之莆田國朝陞邑為軍至
今衣冠不絕特進宦游聯姻四明遂著籍慶元

之勤始特進未依甥館公以建炎己酉生於奉

化未及月而虜騎奄至親黨竄伏窮山寇攘蠡

起公在襁抱不作一声同行相与言曰此貴子

也少長款悟性不好弄厚重如成人十歲已孥

屬文特進以文章氣節望于朝始分教沙州佐

廷康張公克戡守城捍虜知惠州值曾袞之變

汪至賊壘譬曉之賊氣奪而降為御史四明有

僧法息訟不執而予竟或請屠城以示四方力

誦多殺非全世予得旨赦不在法息之籍者又

予之謂籍錄万人實不足稽擬况皆脅徒顧其

悉寬宥兩州皆賴之其大節如此宜其有子也
公幼時侍立耳汾州事已憤然激烈特進為泣
下且曰北兒當大吾家特進嘗語之曰已軍欲
以我使虜固不憚以汝已任家事乎公曰大人
惠州見賊時未嘗反顧今尚何念公系幼敢不
勉請進益奇之甫十四而孤挑喪如礼新平
夫人挈以依外氏誓終靡它公尤尽孝養相倚
為命勉之孝盡自刻若有一日千里之敏外祖
少師外祖母王夫人抚愛如已子以特進遺泄
補將仕郎調信州鉛山尉連取漕薦紹興二十

一年登進士科特進日與秦丞相投分至密時
御史多由北大用嘗風特進論一二大臣堅拒
之而抗疏求外坐此左迁而弗已害也時秦公
威柄方盛喜公取世科或勸一見可得美官公
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鉛山嘗孔道盜賊出沒
公設方略部分而居使之盜不得叢崇以公可
忤泉使及以具以威脅公、詩幼告必白退束
裝以俟劾使者竟負媿去繼之者翻以此和公
授永豐令改監以左點檢贍軍激賞沅庫所余
揚隆興元年 孝宗修 高廟聖政妙選寮屬

時參改范公成大為和劑局與公皆自筮庫中
兼檢討官二年考浚當改秩既已進卷丞相壽
春魏公使虜公嘗李事之辟公為書狀官時和
戰未決虜兵在淮北人情恟懼公以身許魏公
至境止議久不定突騎大至山下失據公欲上
馬猛從容奉酒告魏公曰先生冒守且醜此觴
觀者壯之既退京口尋復北向真所諸飛矢在
上詩人在下遺諭虜兵可道而入兵皆引海以
時魏公察公元懼色喏曰仁者之勇也卒遂成
禮臧其弊而還公之贊也為多改左宣教即以

奉使賞轉西官差充諸王宮大小李教授時魏
公日貴乾道元二間進秉國均公方忍貧需遠
次閉門讀書未嘗求進初虞雍公一見奇公欲
引以為用公不欲就六年始赴又尊公言兵謝
不能退以書抵之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
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雍公為之動色踰
年始為軍器監主簿明年宗寺闕官競謀攝事
以希寶牒之賞俄得堂帖權丞宰執謂公曰求
者紛然擇不求者授之輪對奏立國之要在規
模先定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

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公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戰守三者迄今無定論不知何者為規模上曰此則隨機而應公復奏發號施令使人必信可也今朝令夕改人得一闕臨時更易尚不能保外間至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已差下人別与差遣之類此不可以不戒以錄本細政府雍公曰適已見之規模即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近將作監丞國子監丞秘書丞再對奏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

正恐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又非兼用之本意上曰只為文臣勝大要當扶而止之又奏全慮甚至但有不可過恐復至於偏勝又奏邊民盜馬事宣諭直旨行下少蓬去位公專省事臺察奏太史局生所奏淺陋請增三二書以試之公顧同舍曰國家禁此等書嚴甚不應用此增試無敢忤御史者公入奏上稱善即寢前議者不樂公乞去相君堅卻之且曰上方養美未已將上則御史不安是年郊恩賜緋荐攝禮部郎中嘗奏論臺閣

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 上曰知名之士試奉
一二公奏如周必大洪适父在禁林不待臣言
李燾葵濟豈應棄之在外 上欣納甫數日首
召李公尋再請差知徽州時朝行三數人以故
去皆乞免对公不欲為異亦乞免謝辭 上指
曰陳某無它可令陛辭而行臨遣甚寵旦曰方
欲用卿乃遽求去卿其清省獄訟尽心民事政
成當召又謂大臣曰陳某論事明練貌類汪大
猷曾丞相曰是其生也淳熙四年赴郡 自五
季楊行密割據刺史陶雅宿重兵賦入倍倍郡

。 祖宗削平每下寬令又以山多田少米則輸八
折十納匹當重十二兩徽獨止十兩左帑忽加
退剝守邊使如今民益不堪控訴徹聞 上慨
然欲蠲之出自眷斷謂中旧制恐悍吏或能重
為民病乃命並輸十二兩而奉郡所輸之數率
十二匹而蠲其二以絕並緣之姦公適當其時
官吏奉行過當棟擇太精公即諭告而痛革之
時版曹威戾無敢忤之者公貽書謂天子節經
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全德吏則有罪自今苟
及度程隨至輒受敢預以告已即自以名銜受

輸植二表於庭有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
表下老校抗声以告親為分明之鈔至隨即批
銷人無留滯吏不得搖手安惠確乎及下秋苗
益選良吏戒加耗之甚者石可回五升民徃々
裹羸以歸徵之政甚林而得民之深多此類又
連歲大稔米至不論錢民以為數千年所未有
也郡有大溪歲晏民米病涉忽鳩工造渡舟數
十艘莫測所用梅霖暴漲遂得以濟始知公先
事遠慮之效自是歲一奉行抵今賴之既新軍
資庫造閱武亭復於郡庠創御書閣甚偉皆取

於餘財民不知從所訟明敏剖析滯事倩法曲
盡或至千言鄰境有詣臺省願得公定斷者御
史府索案去官吏創見為股票公略不之排比此
徑以授之御史亟稱於朝曰古之良二千石也
既受代吏民遮留真有截鑿斷橋者公田宅道
去父老或送別數十里外生為之祠去郡十餘
年遇生日郡人必束拜壽後赴武昌取道郡中
猶聚綵揭旗闐擁道路之慮千人非素有以
感其心顧能爾耶還朝入對褒諭再三首曰新
安之政甚好從臣臺諫屢為朕言且奉鄉所斷

水利之訟為之賞歎不已奏劄四篇皆依奏付
出其一乞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
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甲加戒飭有以儆其規
所則千萬年統一日也 上讀此數句至再曰
可謂名言其二論緝賊匪數既減吏胥市例大
有股削恐後日復有苛取重擾乞加告戒 上
曰變法之初賴卿尽心方成實惠正恐後人未
能遵守尋即御批行下本路監司常切覓察如
敢違戾具申尚書省取旨重作施行初在郡因
奏五事末章極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戰士

反輕雖曰猥多固自有十三處戰功之列此輩
皆出萬死策勳之人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
給主少午市軍士歎恨有解體者乞明詔優卹
以示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 上覽
之嘉歡會駕幸白石大閱即以是日出命再添
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為之呼舞至是 上又
稱向來五事中論戰功事甚當此曹既曾為國
盡死力豈應老不加卹卿於職事之外能用心
采訪尤見為國公遜謝玉色甚悅且曰便當用
卿自是受知益深矣翌日諭大臣曰陳某詳練

敏達為政極有聲奏論又切當且留為郎以俟
用遂除戶部右曹郎官會要書成奏篇適在除
郎指揮之後特旨轉行朝議大夫且語丞相曰
治行方為天下等一一官不足道嘗兼樞度支
貳卿欲接歲例從南帑借貸公曰用度方殷接
例或不從則無策去歲明堂借撥左帑金帛糞
若徑乞撥還上初以借貸不可為例知為還
撥即許之式卿曰公之先見乃爾耶再兼禮部
會樞屬闕負方以著庭名進擬上曰陳某今
何官對曰今為郎上曰豈有人才如陳某而

可久為郎乎即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二樞
不受私謁差遣思例悉令投牒送檢詳所公為
之考令甲酌故實可否立決古選翁然歸心年
除歲遷編歷左右司三年至中書門下省檢止
諸房公事天下事上於政省者無不關都司公
處事明審持心忠厚論議寬平次白又為明暢
執政曉然易從聞有不可隨事必析終歸於是
乃已退亦不以語人諸公由是開心相予綱錘
調撥展轉失序謂如湘潭來赴界潤江西却上
荆鄂之類道里回遠費倖滋繁公悉搜故牘考

閱程限擇其便且順者更之計歲省道行費等
百餘萬緡賞典不與軍屯得米既便且速嘗因
輪對及之 上曰非鄉忠於休國誰能及此又
歎曰似此非一端本為貪賞如此鄭重人樂因
循故不能改尔荒政方急事有便民立為稟行
徵早尤 甚蠲放至八九萬緡嚴發亦且十方會
有論徵餽二守揀荒無術又有言流移多二州
之民 上震怒皆至追停自是守令罷者相踵
公奏長吏不能奉行黜免為宜但送迎費重文
書斷絕職業且廢今既罷去其太甚者餘或有

聞請姑從鑄秩以責未效 上深納之先是文
書之下六曹指定勘當者三日之限或逾月不
報公擿其尤者繩之長貳徑白宰府請從闕略
公曰六卿雖尊事在有司安可慢令 吾位固卑
所以糾六曹者安得以尊僥法率治之朝綱為
肅刑房獄案如山翻閱不倦一以平心應之謂
有罪幸免則寃者何告以故平反雖名而無失
刑士夫陳理恩賞改正過名有所拘閣者一至
都司鮮有克濟公曰吾豈賣恩者若一均沮之
則吏愈弄權失職者何賴躬自疏白不以屬吏

有任滿賞為部吏所格者公詰之乃曰指揮中
有自今後之文公曰前乎此後乎此者皆得之
矣指揮本欲從寬今乃為汝輩舞文之具耶徑
為放行且請刪此三字以絕吏姦又捕盜賞有
執續降為言者公曰格改之法不可用乎吏駭
服大禮之後理塵紛至公為之裁訂擇取七人
皆當改正丞相難之辨論數四艱然曰檢正自
將上則可公曰丞相以為多耶某於二百人中
精覈得此皆坐星誤而沈抑者願推內講之念
而行之固爭不可退各疏其寬狀且欲引去丞

相徑以公手疏者將上一閱之即曰陳某
精審尚復何疑便與施行而堂嘗啓擬某人能
文上曰朕但聞陳某能文爾是歲攝待立者
三嘗因早求言公應詔乞詔公卿務行寬大頃
歲監察御史京鏜極論從窄之弊已蒙開納此
風未革殊無和平氣象聞者譴之中冬上謂
宰執曰欲令陳某奉使聞其有親能為朕一行
否試論之公回奏有賤息可以奉老親難命之
從遂借吏部尚書差淳熙十一年賀金國生辰
國信使正初陞辭公嘗兼領左藏三庫上首

曰每以繁劇相浼備見忠勤但非所以累賢者
耳祖宗用人不拘清濁全才須詳試乃見公
奏每恨駕蹇不足以共煩使褒諭非所敢當也
使還除起居郎入謝上曰卿端靜有文將處
鄉以清要久矣去歲欲用為諫官今日立螭不
必多謝論田所多勢家所據使水無所潴復免
所泄圩田耕作歲多豐稔作圩以來水旱屢告
利害甚明上稱誦久之又曰卿今在筵班凡
有所聞悉當忠告會西掖暫闕郎令攝事曰朕
亟欲覲陳某詞命兼同詳定一司勅令上曰

朝士中如陳某惟善是從所謂心平氣定之人
也明年春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充避
有察官奏旅襯之殯寺院及十年無子孫祭省
者許自与焚藝公即繳論謂如此則緇徒之無
賴者得以籍口而子孫之不肖者亦得以挾詐
請增為二十年必經涉郡邑為之勘驗得實方
許埋葬仍標識以待其家尋訪上大悅從公
之議曰臺諫給舍多成一律如坎方見和而不
同時虜幣不通人情多疑公因对上問卿比
使虜見其情狀果何如对曰必不動自古敵國

欲有為必匿其壯士健馬今呈露无餘又其上
下習驕以兵為諱決不輕奉顧在我不可不備
臣以為外敵未足畏而內患不可忽也前郊祀
四日除中書舍人人益如上眷之渥陞兼詳
定既謝上云已將宿齋百冗中忽記得鄉未
為真豈應更過一郊耶公曾以足疾求去問勞
尤篤且曰當自處一方賜鄉須是就補中有去
風藥乃佳移時方得出奏劄論上有恩惠而小
民不與名為寬通負之以惠頑民耳名為赦有
罪足以惠姦民耳顧因慶赦益放天下五等戶

身丁四等戶一半上笑曰正合朕意乃於赦
中行之公在詞掖最久論多不為苛細而詔令
有不便多關國體人所難言公輒論奏率蒙報
可安定郡王乞封妾為夫人公以葵丘同盟事
繳奏它日入對上迎謂曰所論子彤事極痛
快且是有補風教朕為之擊節不已奏事訖求
去上曰今氣字大勝前時何為反此對曰進
退之義所當講明况近列乎上曰朕用卿之
意殊未艾又嘗論朝廷之事失於好詳君人之
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

節而奈大休願深思謹明帝黃老養性之言俯
循唐刘洎多記多言之諫奉綱要以御臣下省
智慮以顧精神 上曰近亦自覓叢脞遠近小
大之臣未曾友矣尤見忠誠次日語輔臣陳某
之言甚忠卿等相与持守簿書細故可省即省
不必繁瑣自今亦當少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
朝廷之体全在卿等留意孰復其言可也後數
日王丞相以外郎財賦事奏 上曰前此方言
之如矣則又非陳某奏劄中意朕不欲自催幾
錢其當責之監司方說不可叢脞不應又尔丞

相以下媿謝此事已編之聖政中閣老李公巖
出疆以閔官奏 上曰陳某一人足办不必更
差它人內相洪公邁典貢奉復命兼直學士院
王言俱出公手慮之不煩 上臨朝嘗曰官欲
擇人信非虛語向來中書或用三人今內外制
独陳某當之略不見其難時因羅者與獄公奏
長吏帥屬有賊不劾至煩 陛下自用耳目既
非執要之道又恐人不自安乞詔內外長吏各
公心考察 陛下端拱責人可也伺察之風誠
不可長又論 列聖德澤至深自歷豐變更崇

覘侈靡利源日以浚廣脂血日以腴竭今賦入
數倍於昔而大農調度略不少寬日以益甚聖
心焦勞固欲省賦以寬之而養兵所仰有不可
闕然今日曰養兵明日曰養兵是終不可為豈
不深可慮哉願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以
其可省之數定為蠲除之目所以續民命而壽
天下之脉豈止召和致豐而已哉 上皆是之
一日 上從容謂輔臣曰陳某老成凝重可大
用葛郊亦其人也又曰使是人坐廟堂自然安
靖和平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秋復占外

應下遷少須徑為中司可也公力辭不敢當
上曰 祖宗時必用忠厚淳直者為之卿止其
選又固辭 上曰別思所以用卿數日兵部尚
書李文公价對方及撥宮事 上遽曰若欲省
費斷然不可公与權礼部侍郎顏公師魯俱久
次宰臣奏各二年有半矣 上曰顏某奉使回
即与為真陳某則更欲少俟迨及三年以其代
言論事皆得休又甚尽忠俾久留後省須殊近
以報之十五年月新平已被年疾求对力与外
祠以便醫藥 上却之且曰卿每要去可見

易退即日當竣遷非平進也對曰臣豈敢以求
去要進上曰尊親壽幾何以致疾公對曰
小人有母何敢當尊親之稱具以實對竟不許
去公再拜復奏懇切上為之減頰眷之不已
雖許留劄子退及家則不允之命已頒尚方之
藥踵至次日旬休十一日欲下除日宰執奏已
遭內艰矣上嗟惻久之並以金帛之賻公哭
過於哀公鄉吊者不惟惜公之去因而尤慮公
之幾於毀也服闕除集其殿修撰知鄂州鄂號
難治唐崔郾詎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

上固留且曰卿忠厚而疏通朕大用之意已決
切勿廣也冬高宗升遐醫官王溘死有餘罪
止從鐫官編置公勃然欲實之必極典時當上
房本無與率同寮俱入奏省吏謂無前此公白
臺官既許全臺省官他不許全省乎極論之得
旨貸命杖脊于都市刺配筠州無不快之給舍
久無連街之奉至是復振矣思陵之役臺察
漕臣相繼以戒苛擾節冗費為言公獨奏橫宮
應辦事重期迫不無煩擾議臣不得不上聞
陛下不得不加申飭臣剽聞訟路八頓只作二

頓翻夜酌獻神帷亦欲轉移酒果微物三日一
易過為裁抑四方何現願存大體毋至削弱以
全送往之孝 德壽宮官屬兵衛宜與寬假
上瞿然曰人但以浮冗留節不思反尖欽奉之
意忽泣數行下曰向非卿言朕亦未寤尤見忠
蓋更降一詔明示朕意如何對曰不必降詔前
日詔百費自內庫支罷諸路州軍貢獻已自明
白但乞特之以堅則全孝有光矣 上曰卿每
事尽忠而知體久欲實卿於經筵適無關近諫
大夫有關漢欲處卿亟閱班簿在職已二年不

莫能治者在今日最為重鎮三司鼎立尤費調
姪及公為之從容泛應三司如一家軍民帖服
郡計仰商社公總大綱加惠行旅而課入倍獲
人情翕然尽心力為之三數月而領略江山得
坐嘯之適政奪流聞以為前後所无有寬賊功
耕曠土加闢築提捍江水患遂除異國涉鄂之
聞私鑄聚衆至數千人巢穴深阻寔成盜欲公
聞之曰勢已滋熾緩之則害大急之則事生諸
司欲調兵公曰計必出於然民兵習知地里可
使大軍持重以為聲援不足平也密詔總首諭

告織悉俾圖之不踰旬梟其魁以徇餘皆縱使
歸業始以奏聞仍乞分戍以鎮其地郡有安樂
寮以養窮民病夫歲久漸隳公為增大之具器
用給公田至者如婦焉紹熙三年進煥章閣待
制褒治也行秋大比計使以外郡士子附試公
固持不可則徑以勢臨考官公度其必致紛爭
五夜躬至棘闈之前此外郡士毋得入詳者始
定屯兵數萬軍民有訟乎心而處隨輕重曲直
牒軍中治罪主帥既樂其不相侵亦不輕貸田
是感悅而知憚去郡數年人皆祠之不忘也豈

驅之使然哉秩滿移建寧府俗尤勁悍動輒殺
人公首治鬪歐尤嚴於為首者環視不助止亦
且連坐鬪者為之衰息聞浦城有謀弄兵者戕
一家數人鄰里擾動公召左翼戍兵五十人授
以方略計日禽之崇安又有因告雜而殺者傷
尋亦捕獲今上覃霽公与二使者議此輩皆
亂民苟赦之不惟死者銜冤將復出為患矣遂
誅之而待罪自列境內肅然郡若多訟益有專
以把持誣訴為業者家已致饒鑿空造事吏因
為姦日不暇給公親筆數百言疏其情狀示以

法禁且戒屬邑無輕受妄訴受者先生之卒必
行之令嚴反坐之法自此始訟頓清矣寬宿逋
十餘万又伐輸下五等爾稅民以生佛稱之公
在鄂諸政声行於江湖間建去行詆不遠朝家
蓋知公為詳改知鎮江府適當荐飢請粟於朝
謂郡有餘貲不應公再疏曰舊將所留緡錢十
有四万不能雜三萬斛以支兵食尚不足何以
為鎮業計又不報直以書抵丞相曰丞相平昔
以愛民稱一旦得政豈應遽變詆守畿甸之近
尚委而不顧豈方遠徼且將若何某願乞身以

歸不忍千里之民徒為餓莩也始許稱貸公分
畫詳備講究深切委遣寮屬事无遺慮无以為
未盡乘偏舟屛鞬衛時一到給散之所苟朝去
而暮可还者皆不俾往有弊即微有勞即功至
誠惻但無不感勵吏胥亦習知公勞瘁之意至
不忍欺人如使君臨其旁闔境均及全活數
万計他郡流移者亦及之邦人以為自昔賑荒
未有如今日者也始米價翔甚雖給糶以平之
止恐不繼又告糶於荆楚遠商聞之曰是陳待
制耶俱告于湖北計臺願以米就糶計使胡公

塚以書來日公之恩信固有以享午商賈此事
殆古所未見米舟背重價遂以平郡民不知飢
之為害也前守造閘於舟徒鎮欲取江潮以灌
漕河而地勢高仰水終不登公為之撤去改造
石礎以泄霍潦父老因公按視羅拜謝曰固民
所願不謂使君慮及此也城下巨艘連檣擲比
江詩公問風濤猝起汝曹安得無患合詞對曰
沈溺特有之顧無策以避尔公訪問旧有海
鮮界港歲久湮塞亟往營度鳩工濟治民旅相賀
謂自此可以無恐矣又造二巨艦以濟揚子之

險皆為永久之利嘗有一僧投牒自言結廬瀕
江每為邏卒所侵擾願行禁止公察其庸悍詰
之曰誰汝幾何曰在鎮江之陰之間各數十百
里公曰吾得之美地僻而今子二境官府既遠
盜賊出沒汝必為之囊橐僧惧甚立命射曹掩
捕果得盜數輩其中多為便房曲室即破壞之
悉寘子理撤其屋以增養濟院籍其田歸焉吏
民驚以為神威曰此巨蠹也非迅雷不及掩耳
未易鉏治自此奠枕矣饑民既蘇帑庾赤立幾
不可支商旅久服公名願出於途課入增羨公

不欲多積又代下戶之輸器訟未息公自以何
者三郡令無不享其邦獨未及服是吾之過也
乃罰俸以自咎百姓感悅憲使何公異聞之曰
韓延壽之閉閣復見于今其列政績及汝多聞
子不三山謀帥公為首選加宝文閣待制邦
人挽留不可近吏呈或詆之曰尔輩乃奪吾慈
父耶赴鎮過見上父老歡迎如過徵時喜公容
貌不衰無不以手加額福之屬邑十有二有去
城數百里者預戒令佐毋得詣郡專以靜鎮之
推所以治建者行之八州初八境領帥事狂氏

有嘯聚者公念政之必散入旁郡分遣逐兵數
路要截如指諸掌裨校奉成箚以行賊計窮首
豪慶不能脫皆自經餘數人定罪有差脅從者
縱去姦盜為之屏跡治宗子之橫暴申盡毒之
舊禁蠲買鹽之宿逋優貢銀之市佑內侍幹办
啓運宮忍折簡相要公惡其桀傲劾去之慶元
三年二月召赴行在長除冒雨得疾及閏處劇
既平待對蕭寺又為嵐濕所乘疾復作力請外
祠至再始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公六月庚戌抵家甲寅疾勢遽變遂薨于正

復甫婦即語諸子吾之病矣任至孳從五館
郡紐事君臨民不敢有媿於心今日無可憾者
惟先塋之碑未立義莊規矩未備汝曹其圖之
其為我上章休政尋有旨轉一官改仕遺衆間
贈金紫光祿大夫娶王氏贈朝議大夫居隱之
女封令人先十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六人曰筆
宣義郎曰華曰暉曰帶通直郎新知湖州武康
縣曰卓宣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曰阜承奉
郎肇先一年卒華暉未命女一人未嫁皆前卒
孫男四人允協承奉郎允迪允修允偕女五人

長遠紹興府鄉貢進士石渠次許嫁王埜餘尚
幼碩人葬于鄞縣豐樂鄉橫谿西與之原諸孤
將以卞二月甲申奏公之隱合與公性資渾厚
風度凝遠習次洞然而臨事甚密與物無忤而
見義必勇和氣襲人望之而意消至誠待物不
能以形道忠孝篤實始終不渝耻言人過寸進
必取不以己長望人而喜人之色已自奉如守
素而周人之急則不計有无善與人交久而逾
敬道廣而能周雖有彊疾鄙倍之人一與之處
自然降心非意相干恬不之較彼自悔但待之

如初推賢揚善不遺餘力无一毫媚嫉之心人
以為不可及而公出於中心不自以為長也自
為小官所立已不苟出入朝行奏論一於細忠
知先不言之无不所推誠薦士有味其言一時
推輓多名流有致身法從者林公粟夔州之罷
上怒未已公力救之揚公万里由祕書監漕江
東上疏留行皆人所難獻替甚多而不自表襮
故天子信之而士夫推服在都司嘗以論事忤
王魯公久之乃信服曰吾之益友也知院胡公晉
臣同省嘗曰日間名而未識面今自以為得師

也給事中王公信每語人曰陳公一片心地所
謂海內少雙少以父受知於魏丞相汪瑞明應
辰進孝不倦文愈工尚書韓公元吉亦稱之曰
文詞溫潤有制誥體異時必以名世正獻之曰
嘗薦于上曰前御史陳某在太上前挺然
為名臣今其子賢而有父金玉之治絕似乃父
文惠史公屢執手曰現公人物器業必當鼎貴
在相位時恨不得相成尚書程公大昌曰陳同
年文章今日之巨擘而政事則龔黃當友出其
下待制楊公曰陳公海內名勝某生之知己也

周益公尤愛公之女時以佳句誦於百寮上又
薦之孝宗嘗曰某文游多矣耐歲定者惟
公一人此相知之最深者也特進之從于鄞田
廬之在莆者悉与郡從鄞才有租回百斛仲氏
蚤世尤愛其季每以自隨特進捐館新平命公
中分以与叔父後以特恩補官卒老於貧公時
自嘗於用而周卹其家甚至試郡奉叔母与叔
與俱行葬送婚嫁一力辦集之子諸壻女甥又
皆仰給久而弥篤二女弟適張氏王氏夫婦俱
巨矣耶張氏中女為畢之婦既寡居奪以嫁曾

嚴州集父嫁其季女王氏妹生一子曰澈新平
尤愛撫之今上受內禪公在建命之奉表遂
補文資莆中宗族生事死葬無不被賜從弟翟
仕於南而歿其兄雅方教育其孤而雅又亡公
取其季以來愛之猶子也遂聯入太季兄子肇
頗有愛而貧無以自存公以卹益公益公為感
動遂官之公又命諸子斥田二頃略用范父正
公義莊規矩以給宗姍三山之行畫繡有光族
黨按踵至戲下待之如一捐俸以給之親故有
急無不周卹待安康之族不異汪氏義襟特達

人有難及徽州招三衛軍立表於門有願行者
躬閱之有一人疑其氣度不類率位問姓名曰
雍彥恭詳問之則泣下曰有先人之遺澤可以
仕厄貧故自棄為此公惻然既飲食之命求文
書末為召保任奏上且給其贖命下又撫養之
至數年在都司有褲子訴其父官廣中歲餘不
得俸竟死曆券具在即堂白下左帑代支令本
部償細仍飭諸道小吏俸不以特給者劾長吏
在達有姬自言前推官之家夫婦既沒二子乞
食久矣求自便公訪其實乃華亭柳氏即為闕

官舍給常平之粟取布帛於私帑為之買田又
教以孝去又以屬代者公之及物類此者衆三
事尤其著者公自宰掾以至禁從無歲不土丐
外之請或功止之則曰叨在要途不可待君相
厭薄而後去晚臨四郡在外八年後來者多已
得政或為公稱屈則笑曰前輩有言人生五馬
政不惡與人處？為春風故能不薄其官奉職
日謹精力泣量皆不可及所至惠利及民水旱
有禱率應如響若有相之者尤善因其俗以為
政寬猛適宜鋤姦無所顧忌抚恤善良若不可

解於心去微之後尚為長慮論夏稅和買著在
甲令丙數有差更法以後臣既去邸万悉輸十
二兩是欲輕而反重請並從定制上從之微
人聞其感海深矣察吏各盡其情樂為之用矣
者推轂恐後間有按劾皆甚不待已而后發一
吏一率不至屬邑各置一厝守宰親筆往復吏
不得窺情實具見如對面語不待鈎距出奇而
改成於戶庭矣未嘗以私喜怒施一筆亦不妄
用一錢非有疾故不謁告惜官物如已物治公
事如私事每曰要當一日必葺耳而便坐蕭然自

謂穀塵滿室澹如也遂以澹名室公退則讀故
書尤熟於班左檮其精要為一編名曰擷芳故
公之文溫厚尔雅有二書之風有奏議制藁二
十卷詩文雜著十卷藏于家諸孤將版行以傳
世歷任四朝出藩入從飭已甚厭了无玷缺
天下之言長者莫先焉某名汪出与公俱生長
冰家公見老母及舅氏尚書每与如存之感待
中外諸表俱厚某既奉祠无時不过舅家同公
之歸謂當春容里社鄉人已有一舅二甥三季
士之淫天乎何奪吾表兄之遽也始公荷孝

宗隆眷重上改途而以慶歸今春召還謂必移
用及門而病与能朝終不見寃經綸之豈蘊非
命耶嗚呼姑無問此以公之仁厚有餘奇厄福
艾意必享上壽而年不及七旬以卒尤為可痛
也薨之日上而士夫下而兒童走卒識不識无
不傷嘆内外姻黨哭之尽家五郡吏民以次致
奠且道其邦人間涕泣几為罷市殆傳記所
罕見也諸子承公義方各以才器自奮輩嘗魁
國子監帶兩以漕薦上礼部卓登紹熙元年進
士科積善餘慶其在茲乎將葬帶等泣拜求狀

公之行知公之詳無如其者又以舊所聞審於
母氏舅氏謹書之將以告于太史氏而請謚于
朝若處鄉治家之法皆公之餘反也不屢書謹
狀

次魏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侍御史左朝倩大夫直祕閣致仕王

公行狀

曾祖宓故任永靜軍東光縣令累贈少傅

妣趙氏贈成國夫人

母丘氏贈濟國人

祖禮累贈少師

妣張氏贈衛國夫人

父次翁故任資政殿學士左大中大夫
致仕贈累太師

妣趙氏贈秦國夫人

本貫濟南府章丘縣巨德鄉巨人里王公
伯庠年六十有八狀

公字伯禮其先大名府人五世祖繼文贈特進
者以明經出身嘗為河中府虞鄉令四世祖弁
贈太保者以甲科為尚書郎直史館嘉岐王育
翊善十餘年請老而歸避大河之患葬特進於
濟南因家焉少師古季精深兼通醫卜工真行

草篆尤邃於春秋既免少傅褒不樂進取携二
子屏居青崖山之西河太師因教授其間以供
甘旨名聞東州季者雲集時号西河先生紹興
初執政凡四年力自間退已遂致其事居於四
明西湖之陽今遂為郡人公登紹興二年進士
科授左迪功郎吉州左司理參軍試教官為第
一改克明州季教授十一年任滿循左從事
即便親自列主管潭州南嶽廟時太師方在政
府詔以諸將成却敵功皆二三大臣奇謀指
繼之力可與一子職名改左宣教郎直祕閣顯

仁皇太后回銮太師充禮儀使辟公書寫執宜
文字尋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四年授兩浙東路
安撫司參議官太師薨服除二十二年通判平
江軍府奪職罷歸三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三
十一年賜五品服通判鎮江軍府三十二年以
覃恩轉左朝請郎隆興元改年兩浙西路安撫
司參議官二年省罷知興因軍乾道元年七月
召赴行在除戶部左曹郎官仍有 旨復旧
職明日兼 皇子慶王府贊讀尋改直講二年
南省試進士為參詳官就院擢殿中侍御史五

月遷侍御史八月罷四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
二月知閬州五年八月復直祕閣改知夔州兼
本路安撫七年移知温州九年赴上才三月終
于州治累官至朝請大夫公忠孝謙勤得之天
資自幼刻意問學家素清貧太師教子甚力朝
夕講習至以楮衣御寒手種首蓓以充飢及冠
猶未知肉味父子易衣以出而抗志不允慨然
有立名當世之意手抄書古往，成誦太師守
道州 欽宗登位奉表者例當推 恩公請以
叔父次卑行既乃連中世科人益奇之分教四

明人士仰慕適与名士相先後或以見在過去
未來三佛名之初被延閣之命時再欲擢丞
列寺太师既不欲私其子公亦力辞焉平江當
冠蓋之衝毗贊郡政声称甚美會以謬聞遭論
自此不復造朝安貧樂道十有餘年若將終其
身一旦趨 召除過 聖明首論養人才裕民
力理財訓兵以為不可勝之備又論考察薦奉
鸞爵積粟等事奏对明白音吐洪暢 上意開
納陛楯亦屬耳傾听為之咨嘆即日除戶部郎
講讀王府究繹經旨詞義俱勝帝于歛衽受之

逮執法殿中追迂南床自以起遠外被 異知
益展展底蘊疆固在法制固固在人心然固謂
勢可振而易疆人心難得而易失乘航之喻不
可不知駭与之言不可不鑑又奏方今之弊莫
大於風俗苟且而苟且之弊生於士大夫論議
之不公惟不以虛言先實用不以高論蓋貢材
苟且之風或可少革是時宿將類以罪廢公奏
奔北固為可罪而戰多有不可掩者不應以一
青而廢之宜及共无事之日以召還使備環次
衛撫之以恩折之以威庶可收效於後 上深

以為然稍錄用沙田蘆場議起租稅民以為
病無敢者公乃極論之其略曰沙漲之地言未
嘗耕耨施工施種乃是務本之民既未能如漢
置力田科以勸農而可撥之乎蘆葦之生本非
種租各以其力推刈必非游手之徒既未能如
古捐山澤之利以予民而可因之乎豪彊坐據
雖曰非法然怨不及上今朝廷遣官增稅
怨始有歸矣上感悟即令罷去以便貧民廢
省兩浙船司簡閱宿衛之士皆自公發之由是
眷意愈厚嘗奏多良久上肅容謂公曰卿所

言一一可用議論全似唐王珪公平日耻言人
過未嘗減否人物恩讎一視坦無城府既居敢
言之地遇事輒發捍彈所及動涉仇怨免少分
顧忌意或為公危之公止色曰言責所在顧忠
於君者如何尔一有妾身之念紀綱何賴焉
筆力素高作奏不能自休諫藁謹密子弟弗得
與論事尚多非施行於外者莫傳也諫長率公
論政府乞置詔獄已乃下其事臨安一日太
守請聞公語之曰始得之風聞不容自然今既
事在有司豈復當与獄其失實即上帝自効以

故俱獲譴而公止從罷免上亦知其非出於
公念之不忘或言去國之後事有涉公所嘗
論者上必取元奏親加省覽而施行之且
嘗曰此真臺諫也奉祠未几以閣風起公遂易
夔帥夔部擴遠夷夏雜糅公首圖諸郡地理合
而為一分別險要獸蹊鳥道織悉畢見臣處指
授盡出於此人莫得而豈也抚夷人以寬養百
姓以惠馭官吏以嚴夔以大治郡有巨利既為
嵩呼祝壽之地而祖宗諱辰薦修及三歲
合五州人士羣試皆在焉公以為厄且陋命葺

廢寺分行香之所又建貢閣二區以其一予
漕司土木之工皆有條理不日而成士民誦而
歌舞之色俗多略子女以為貸公特愛其林下有
綿竹獄掾者捆載而來為瞿唐閣所誥蓋以此
牟利者有年矣公立訊之皆遂寧潼川間人為
給貸各還其家或請發其事公自不可究也雅
責而遣之城素無井覓水於山杜少陵所謂白
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者郡失於葺
或課民以錢葺事王公十朋嘗縱民取水目曰
義泉公修土公故事又增治焉市人欢呼相謂

曰二公豈伯仲其他營繕非一先賢遺跡如
子美高齋之屬皆以餘力一新之施黔黎三州
與南平軍地接生夷而思州則田氏世襲撫御
尤難有何思明任鬼師楊震穆會等皆豪族動
輒疑阻牒訴累與公化之深得其道宣布威德
譬曉禍福揭示要束至或親至令書思明投牒
乞藏勝於家傳示子孫揚震得書感泣飲血盟
誓邊境帖息公遇事敏明臨機善斷戢吏至平
莫敢仰視聽訟之際反覆究問誠意其字無不
退所者既而有伉儷之戚亟清祠祿遂移永嘉

赴闕奏事 上意欲留惜公已衰矣到郡篤
志從事不少懈而病以不起實二月二十五日
也娶同郡成氏封宜人柔淑孝謹克配夫子男
三人曰星郎未名而卒曰有大通直郎福建路
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後公九年卒曰正大文
林郎新慶州軍司推官女三人長適朝詩郎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舜元次適承子郎
汪大有一幼亡孫男十一人坦域埴垌埴垌垌
圻餘未名坦埴將仕郎女八人其一適進士孫
瑜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淳熙元年正月九日癸

公于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側公
親之孝少時所得成夫人奩具悉以奉太師居
喪哀毀尽礼有人所難及者記問絕人博覽載
籍當宣政間奉子惟務金陵之季公能貫穿經
史旁出入百氏至老未嘗釋卷賓客相對諸子
侍立與篇隱快隨意奉似以撰其問季之進否
後生多親附之舍人朱公翌嘗問侍郎周公維
曰比見表中用一驢載都市事偶忘所出周公
素簡默僅奉一一公通參坐人以目公歷誦
臧質傳中數十語二公歎賞不已又歸以勵其

子馬作文雄奇操紙筆立就若不經意而語多
警拔諸公銘誌類出公手有歷山集雲安集奏
議共蒙賢治編年宏詞集要夔路圖經等藏不
家其他不及屬藁散落甚衆人雖曰公不作文
字官為眼然崇論宏日月獻納亦可以少伸
素志矣立朝典州威望凜然而待人接物早
牧已甚閑居客至應酬終日倒屣延納惟恐其
後朝章野服顛倒層疊人與之傾寫略无倦
色士夫无不愛敬下至閭里聞風悅服疎財好
義不計家之有无義所當為无所吝惜回明旧

為義即顯謨注公思溫為之主盟注公始公實
繼之緩急叩門視訴請曲為之經理故鄉大尤
歸心焉廉節傳家他無嗜好俸給之外一家不
以費公帑在夔首禁科買穢腐射之類仍以公移
錢版徧滿山谷有以書求市者則以墨本寄之
永嘉軍卒百工咸其公一切罷遣服用所須必
自与之直至或倍償人謂其過而行之不疑故
治溫未久病告幾半而喪行之日百姓巷哭以
過車得非之感人者深乎寮屬問疾臥內見公
几案蕭然鎮紙以麝皆嘆息而退初治人蜀之

裝于建康有以白金來售者曰以此西上當有
倍蓰之获公不幾于商乎止以緡錢行此歸曰
輕舟而下以餘錢自隨人愈咨其請方家食時
未嘗忘 國事凡所聞見必詢究講明務求可
行之實蓋其志尚如此及膺 進用期不負所
季以報 主知去不以罪人犹望其再入也終
不得究見德業朝野共惜之病且革二子以樂
進手格之去靜默焚香宴坐自如上章体致處
畫家事若平時及屬續不但不乱翌日入斂肢
体和柔如先生皆積善之報也某注出因外家

以拜下風自蚤歲辱知獎間置坐隅匪起伊教
殆非一日公將浙江某以假吏之燕舍別千金
山客授永嘉公適未守尤得窺治行之詳公之
詳公之二子不鄙以行實見屬自惟荒淺不足
以稱下筆復輟者屢矣壬寅之夏提幹公一疾
不起殊使人有愧于泉下今推官又以為言乃
取所聞見叙次之以俟當世君子立言者採擇
云

国子司業王公行狀

曾祖景章屯田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真臣朝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
父俱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光祿大
夫

公諱速字致君姓王氏上世居大名蓋三槐晉
公之別派合河决迂坟墓于洛高祖贈吏部尚
書軫徙于陳之宛丘建炎南渡待制再為戶部
侍郎終工部尚書寓居越之餘姚今遂為餘姚
人公幼警悟絕人書一讀輒不忘建炎二年金
人破宛丘公年十一被擄能以婉言脫禍至幽
燕久之會調發騷動脫身走河朔復歸宛丘日

為南向計嘗默寫舊所記論孟六經尔雅教授
汝穎間時作歌詩盖未嘗一飯忘君親也紹興
八年中原戍兵有自拔而南者公與之俱遂達
行在所自是益耽玩書史一試入太學在諸生
間已知名二十五年以尚書郊祀恩補登仕郎
明年春中銓試第一循右修職郎特差兩浙西
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未上丁尚書憂服除監行
在襍貨務襍賣場門樞密使汪公澈以御史中
丞宣諭荆襄辟差充湖北京西宣諭使司准備
差遣汪公素聞公名事必咨焉公亦不為苟合

嘗坐中得蔡捷賓僚相賀公独嘆曰蔡人墜炭
矣間者甚之公道所以然者已而果然汪公既
歸宴僚屬亟称公論事不苟奉一庖屬之訖事
特改右丞奉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隆興改
元中進士第明年赴計院上問北方人材于尹
待御穡尹以公对忽有旨引見公奏对雍容上
喜曰早晚當用卿退除御史臺主簿越七日遷
監察御史時金人再窺淮甸朝廷旰食公與同
列奏疏曰昔婁敬勛漢祖都關中張良亦功之
是日車駕西都長安趙充国上書請先誅先零

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聖書報從史臣書高祖
事必曰是日書宣帝事必着日辰者皆表其從
善之速也夫迂都大事也即日啟行金城去長
安遠甚聖書往返僅七日在机如此事何由而
不成今天下事急矣臣僚之言不可用則置之
或有可采願陛下遠法高祖宣帝斷以必行不
俟終日庶乎不失事机又嘗奏論西邊上流形
勢詳陳禡禦之策凡五條不略為將帥不和務
使輯睦士卒寒苦宜加勞賜益武昌舟師以張
黃州之勢分兵戍郢州以防荆襄之冲且請多

方疑誤敵衆使不得專意襄陽又奏疏條上急
務願下哀痛之詔以收人心選宰相之美以任
國事出令必由三省則命令專一旦絕奸人矯
為之萌諸將小劬不聞則必致誤事寧開功過
相補之科因極論大江而上我軍單弱乞詔沿
江都郡守臣從宜措畫一面施行以一上下之
力是時宿將如李顯忠邵宏淵趙樽姚仲之徒
猶有居間者公一一條其才用有以貪殘得罪
者乞加杖拭以收其死力且在姚仲舊在川陝
曾將燕北兩河歸正人號赤心軍以保川蜀今

江上歸正人不無危疑宜令姚重將之以听督
府節制每一進說上皆嘉納十一月擢右正言
陛對之日首論擇相之難且言專取親旧排斥
異議官羨制之人于有初之地置循默之士于
必進之途樞密院之權反奪于机速房尚書省
之事不關于左右司皆宰相之私也次論其衅
未已科扰騷然羣盜根芽奸宄不禁宜詔守宰
行寬政務實惠安固羣心以固邦本次論講和
有三可疑且請督師不專于持重諸將不專于
分守忠遣銳卒以順攻逆以主待客各為決戰

破敵之計此殺一出雖未必交鋒敵人未聞之
知吾有備和亦在其中矣次論陛下之願治力
行之心憤衆事之不理慨然更革令欲必行人情
或有不妥終至廢格不若責當言者使之言擇
其當者明坐其人之奏請而奉行之或有浮議
責有所歸若其可行利害翌日得旨晁某理財之說
歸于陛下矣是時晁公武為待御史一日與
公同條具急務利害翌日得旨晁某理財之說
最長除戶部侍郎公入奏言臣就晁公武家同
草奏既同衙進入內殿又同奏陳公武既因此

改除揆之豕方臣不應独留言路願繁劇自効
上賜御筆曰卿方守諫職且朕親擢不須引嫌
辭避煩劇之任當俟異時勿復再有陳請上意
隆渥且將進用令論館或免召詔試非是忤執
政遂除吏部郎官供職一日力求外補除直閣
知鄂州尋以母老丐祠王嘗台州崇道觀乾道
三年除知台州令永嘉執守抗政以海溢之後
艰其選擬試郡有績效者五人上曰近嘗令王
某守台州未行此良吏也遂除知温州既至一
意撫摩寬猛適中除積歲無名之求罷厨傳不

不急之務公未嘗更州縣而公庭無留訟屬邑
無吏迹雖老于吏事未逮也水利多廢得內帑
錢二十萬盡心力而為之擇縣官之能者總其
召鄉之士有才幹者董其役如朱浹埭瑞安塘
路石岡斗門功役浩煩皆不日而成民蒙其利
灾傷流移之餘歲事屢豐士民怡愉遂為樂土
郡人画像于州之晉菴寺祠之至今樂清縣令
顏大松邑事整辦豪右不得逞相率誣訴于部
使者公審其無罪辨之事至台省朝廷為差理
官就郡訊鞠公又執前說使者憤其异已研按

公黨蔽賍吏人皆為公危之獄成令果無事始服公之守正不撓四年改荆湖路南提奉常平茶鹽公事丁內艰服除提奉福建路常平茶事公奏陳常平以陳易新之法甚備上令先行之一路公乘傳至部敷諭聖意約以檢核之期親行按覘弊蠹隨革從行不過數輩所至靜謐遇僚屬之矣者一見即荐之求者弗與也裁節浮費公帑積二萬緡以其半入建寧府庫充常平本錢九年丐歸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改元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明年入对上迎問曰卿去

國有十年否公對向蒙陛下擢從冗官碑任台諫分符察州十有二年恨無報効上曰毋往湖外且將用卿公奏天下之士口有至公之論而中有至私之情願有以絕覬覦塞流競奉無遺美効無佚罰則人無所容其私矣遂由為吏部郎中三年遷軍器監嘗因輪對奏言管子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人臣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又曰無代馬走使盡其力無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此言汝責成效于臣下也願陛下使羣臣各居其位或任分于臣下之所趨誅

賞操于入主之独断日省其事歲攷其成小大
協心以張國勢又秦紹興以來軍器先闕于本
監官然後赴部旬終進呈近用御筆軍器非進
呈不得出所自此止是文移姪耒更不加攷察
臣以為職與事合則功罪可稽事戢相離則誅
賞並廢欲乞略依故事仍令監丞旬月就本所
察其美惡不為虛文丞貳專主親臨監部摠其
大綱有不精詳無敢逃罪十月差充大金賀生
辰使接送伴使舊例宰執具郎曹而上姓名以
進上独遣公調款使客了無間言往回奏对益

稱上意四年秋国子監試進士上舍攷官以子
弟預上舍試引嫌自列特旨別開院以公持文
柄鑒裁精甚士論稱愜至九月遂除国子司業
公在考校以士子素所欽服人情翕然謹守規
繩始終如一公嘗得暈疾至是復作謁告未滿
求致其事遂以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終于官舍
享年六十有二累官至朝奉郎娶張氏故知漳
州麟之女子男一人中行迪功郎前明州慈溪
縣主簿孫男一人大臨將仕郎女一人公性孝
友尚書治家嚴整子弟小有不謹正色視之公

一兄二弟相繼早世公事尚書無闕者居喪盡
禮後雖復量輿輻出入不敢就廳所避尚書之
舊也迂吏到門一不改度母丈安郡夫人黃氏
生公旬浹而歿痛念終身語輒泣下遇外家特
厚繼母河南郡夫人宋氏撫公于齠齡中以至
成人人事之尤謹尚書捐館之後率循家法加
詳悉事寡嫂孤姪內外斬無一毫之私遇又
毋諱日潔齋兼辰哀動左右奉塋域及四時之
祭皆可法也少歷艱苦通練世故慨然有大志
不為無用之存究極事變着明利病動數千年

初登第時張魏公方銳意進取公上書辯論以
為無規模而決大計以天幸而希成功魏公不
以為忤曰正欲各出所見後省率如公言既居
言責當國家多事知無不言居憲百日諫垣三
旬而前後論奏數十上皆切中事幾有人所難
言以遺補舊人再入為郎稍迂監長士論為鬱
而公處之恬然出公門入私門貴近未嘗識面
且望一見政府不請間也天資素高而学力至
老不少衰叅明誦書數十過而後盥櫛日常以
六經羣書至文選韓柳李杜詩文大率成誦暇

日正坐默誦左氏傳一字不遺尤通貫漢史嘗
辨班固牴牾為西漢決疑三卷補註杜詩三卷
編集南北戰爭事實為南北龜鑑詩文至多少
作皆棄不取存者四十卷為監門時姚令威寬
嘗有所遺忘折簡問公答三百餘字皆史傳全
文姚問所遺介云就筆揮答不見有所闕也姚
大驚服尹晁同居吾中一日有言蓄鵝于陸者
入水輒沉下公曰是必以豆飼之客曰然因引
菘康養生論豆令人重之語二公嘆服公記問
可謂精博姚與二公皆號該洽自以為不及也

自少才氣不凡方赴銓選時張公綱為禮部待
郎吏持銓榜來張公遽曰魁非王某乎吏曰唯
同列怪問之張公因盛稱公才李之懿非第一
不可其為前輩所期待如此為文務極本源謂
近世李者多苟膚淺其教子弟嘗曰欲為文必
自先秦文章欲為詩必自三百篇以及騷選唐
人欲作字必自鍾王諸公故公之詩文皆高古
字畫有水墨積習之功尤精小楷手抄書盈溢
中衍首尾道整開卷粲然對賓客宴笑高談雄
辯援據詳明率頌其座人晚頗務簡嘿叩則應

明理益汴聞者悚歎居家自奉甚約間以其餘
賑宗親之不給者春夏間傾囷廩所有下其直
以糶一邑米價賴之以平乙酉大飢為粥以食
餓者里人功率全活甚衆攷公之平生以世家
子淪陷异域脫身而歸力孝自奮兩荐上庠不
上第又以上書得罪杖臣間廢十八年不預世
賞年且四十纔得一官暨登一科不兩年居諫
省未幾去國更憂患浮湛久之一旦天子引以
自近且責矣曾不得一在言語待罪之列奮志
而歿士大夫無不痛惜而孝諸生哭之盡哀又

相與祖祭于江干者數百人行道嗟呀以為未
有也中行既以五月二十八日葬公于縣之双
林屬鑰狀公行事將以求銘于立言之君子鑰
不自公以兄之子妻之又為癸未同年進士公
既撫兄子如已出且不以子壻遇我其敢以固
陋詞謹撫平日所親見聞于公者具如左謹狀

直祕閣知揚州薛公行狀

公諱居寶字云華世為明之勤人曾祖弁故不
仕祖唐累贈右朝議大夫父朋龜故任右朝奉
大夫知衡州累贈通議大夫通議公以孺孺起

家純明簡靜鄉黨尊敬之公幼敏悟風骨魁梧
通訖公期以遠到受致仕恩補將仕郎初任福
溪縣東尉任滿循從政郎尋以監賞改宣義郎
知湖州武康縣始至延父老問疾苦一以仁厚
遇之追科不抗而集廷訟益稀民方喜公之政
而遭母淑人王氏之憂以歸服闋差主簿臨安
府城南右廂公事南廂戶口十四萬最為劇繁
公手決訟牒了無滯礙有武弁安候者其母嘗
克抱庭怙勢橫恣曰公此而不怨是箭張禁酒
趙放復生于今日也列其奸狀于府：上其事

有旨鑄秩免官徙之他郡有府胥持公移造庭
下肆言慢侮公以為如此何以助彈壓杖而遣
之吏部尚書薛公良朋時帥臨安喜公臨事靜
厚而能不畏強禦貳車有缺必使捐事：多次
訪焉工部侍郎姜公說為漕副當乾道初間都
下大疫漕以上命遣府僚視民疾苦惟公領鑿
家至漾疾賦葯鑿不敢欺所活最多于是漕帥
共以公績上聞被旨候任滿日陞擢初四明海
多盜戶部侍郎趙公子瀟以寵序出守復制置
司以鄉兵分委士夫之里居者公曰是畦下也

緩急何可用乃即遠郊勒兵以法教之坐作進退之節是時軸艫雲集而篙師輩無所用心日遠城市公獨率所部與之期而肄習之一日趙公按視公所轄百艘沿汴奮迅餘舟為之辟易趙公亟稱之及任都廂日諫大夫尹公穡出使東浙措置海道雅知公諳練辟以自隨焉授臨安府通判未赴任間會曾丞相懷以戶造領權酷始議併二十一庫為七思得通敏靜重之士為之屬遂辟公為主管文字當併省之初羣失職者不樂浮訖橫出欲挽取之公洞究弊源隨

事更革不見其迹又能調娛上下以迄于成課入增倍至今行之公之力為多叔發遣具化軍始至庭盜跖充斥吏或請分曹以治者公不聽親閱而審詰之往往得其情窮教令之黨庶妄訴之罰屢決精當訟者悅服郡以辦治具化士子盛多而學宮隘陋弗稱教養公為之建傑閣以庀御書崇齋宇以安學者廣書籍備器用奕奕一新有浮屠自謂遇金仙得咒術有疾者飲其水或愈愚民相扇所在城市施財日積旬月間累百萬公聞之曰執左道以惑衆罪不容死

弗忍究也。遂浮屠境外，恣以其資，歸之。季士多
疑之。郡圃歲入苧麻，以為太守圭。祖公視地狹
不足，以出此，則曰：「腹民以自厚，非吾志也。」立罷
之。就除提奉福建路常平茶事。公以為監司自
有体，簿書期會固不可慢，而非政之先，頗以激
揚為己任。甌寧尉抗盜謀賞，令公相憲疑其附
會摘獄詞之隱，以折之。獄吏詞屈，具得尉曹奸
利之狀。移官審究，則良民也。敢正其事而散遣
之。朝廷具修水利，公驅馳川谷，不憚勤勞。所在
必集故老與鄉之秀者，攷言遺迹，一一疏濬。吏

受成規，奉行惟謹。循行諸郡，約省騎斂，不以聲
勢臨人。或不知為部使者也。公除郡時，少保陳
公當國，自喜為鄉邑得矣。二千石且道主上選
擇之意，及少保帥閩，公方持使節至三山，糴價
翔踊。公還建寧，發常平粟萬斛，順流而下。少保
公難其神速，尋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力丐奉
祠，主管建寧府武彞山冲佑觀。秩滿赴都堂審
察，得旨內引。公力言常平虛數，水旱無備，請盡
洗宿弊，與之更始。又言閩中部綱，公取夫力之
費所至，輒起夫騷，抗以為常。請一切禁止。上嘉

獎留為倉部郎官既而升郎中漕粟都至有折
閱者所司括責逋負之人聯以修垣百入為羣
徒因管筮而無所從出藍縷枯瘠無復生意公
憫其然為同長貳奏請令漕司下所屬償納囚
繫一室鼓舞而去淮西漕缺有以公姓名荐者
遂除淮南轉運判官兼提刑提卒即日独班对
便殿臨遣甚寵面諭而淮事宜委以城險要浚
池隍又將立倉廩以豐塞下之粟且曰勉力辦
職朕不忘卿公感激受命即日引道至治所府
庫枵然公訝其已甚及舍出入之凡則嘆曰用

之無節安得不墮吾知所以治之者矣于是汰
冗吏罷不急補罅導源時取而約用之蠹弊之
迹剗磔殆盡漕計始允一意屯田事修築塘圩
廣募種藝又以其餘資修無為軍庠校遂為淮
右之冠具利除害纖悉上聞主眷既渥隨即罷
行安豐軍光州舊有忠勇軍水寨不利漕司所
上以公肅靜有謀併以委公陞辭之日上親語
公漕司所造弓弩就令和州築屋貯藏公檢其
目虧數尚多亟為奏審御筆仍令增造公不以
纖毫抗州縣而如期辦集樞府上其勞特轉一

官淮東謀帥上因公奏陳邊事深嘉之即以公
知揚州淮地被邊狗鼠之盜雲合烏散無所踪
跡邊民多苦之公設醲賞置耳目取其尤者明
正典刑窮治囊橐之黨疏其姓名而揭之市羣
盜屏迹外戶為之不閉淳熙庚子旱既太甚公
以禱禱勤勞蔬素日久遂得下痢之疾郡民日
到虔問公起居以安否為休戚閱兩月竟終于
郡之正寢十月四日也百姓為之悲慟士夫亦
傷惜之累官至朝請大夫嘗以戰事修卒除直
祕閣娶朱氏封宜人男六人長揚祖迪功郎特

充淮南東安撫司書寫札宜文字次佑祖以國
子入太序將受公遺澤次循祖懷祖延祖述祖
女四人長適進士汪閔中次適承務郎新監兩
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王克常次許嫁將仕郎
刘安正次通許嫁通仕郎徐晞夔公廩資寬亮
而能濟以歲遇事明察而不流于刻自奉甚約
而未嘗嗇于人性不喜酒居官未嘗夜宴視王
事如家事惜官物厯官三十年了無玷缺以緩
急叩請者割俸以周之維揚公帑負民錢積數
頗多公到郡捐私財先為償之遇事有可怪而

難辨或以非意相干必退而深坐思有以處俟
其心平氣定徐起而應之故未嘗失色于親舊
事亦無不得其平者平生多巨公獎予更為汲
引馴致宦達晚結主知親擢聞寄士夫不惟以
公之才業應有以得此且謂公奇龐沈毅福祿
未易量也而年止五十有八不得盡其才用嗚
呼天耶諸孤以九年六月七日葬公于奉化縣
志羨鄉双各嶼之原從新卜也鑰母于公為中
表鑰視公為諸舅行平時相與素厚公之諸子
以公之行事屬鑰編次因紀其大者如右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九十三終

故魏先生文集卷九十四

四明樓公鑰狀防

平術狀

文華閣待制楊公行狀

曾祖瑞故不仕妣蔣氏魏氏

祖零故不仕妣邵氏

父煥故宣義郎致仕贈中散大夫妣徐氏贈令

本貫慶元府象山縣政實鄉美政楊公諱王休

字子美年存十六狀

會

楊氏世居郡城公之曾門始家象山遂為邑人
累世以隱德聞于鄉公生而奇龐即夫人中年
抱孫極愛撫于髫齡中已有成人氣象莊重寡
言樂然後笑相者以為必貴中散延儒士教之
塚若無書傾貲買經史于冑監肄業蓬萊山僧
庵中窮日夜之功至雪積于階而不自覺尤好
詞賦兼通春秋游郡庠名出諸生之右紹興末
年始名鄉書再薦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左迪
功郎台州黃巖縣尉首興邑庠公自課督又獎
拔其尤俊秀者其後登科相踵皆以為出于公

也邑有豪民武斷一方蓄雄狡數十輩久而為
三曰大神者為之謀事曰中神者為之行貴曰
小神者則無賴善鬪之人也官吏莫敢誰何公
具得其奸狀白于郡黥隸他州閭里懼伏稱公
為鐵面少府遇賂賣生口者痛懲而歸其人請
捕監立賞格計實而募于眾禱雨則神龍為之
示現捕盜則鯨海為之肅清蓋筮仕之初器業
聞望過人已數等矣尋以賞典改左承務郎知
廬州合肥縣即夫人年過九十方欲奉重親之
歡而即夫人壽終公追慕含飴之愛不欲行中

散同徐夫人執喪于家勉公前邁公攜一僕自
隨晝至聽事夜寢書室洛誦或至夜分尚書王
公希呂為帥歎曰據案決是非此猶可及官舍
如僧居二年如一日實有所不能也又愛公筆
端箋奏皆屬之帥漕不相能久不覲面僚吏無
敢言者而皆敬公各致剡舉公因得調娛其間
二公為之釋然置酒交懽而待公益厚淮民多
為客戶所侵地訟難決公親行阡陌為之平章
訟日息而野日闢至今賴之賦役均平一毫不
擾民樂就役欲及公任內為之歲饑發防邊馬

料運米給貸漕司詰之公疏艱食之狀且已責
其秋償矣至期皆不督而集萬督手赴帥司檢
閱多苦傷寒喉閉之疾公擇方製藥以給之病
者多全活其不幸者官又斂之郡多草廬易致
延燔公白于郡請易以瓦帥曰非君孰能辦者
公一力經畫市木傍境教民陶瓦未幾民居一
新邊方為之壯觀淳熙四年磨勘轉承事即明
年任滿賞轉宣教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號江
東道院待制朱公熹時為守日課諸生講書公
亦相與發明事無巨細悉以委公自行經界以

來境內苦于賦重民不聊生流移者衆公與朱
公力請于朝利害甚白雖年少寬猶惜其不盡
如所陳也廬山東南勝境官宇有吏隱堂正與
五老峰相直娛侍雙親于堂上太守尤敬中散
扁一亭曰敬老公餘則奉安輿遊名利以盡其
歡六年轉奉議郎初有詔臺諫給舍舉察官王
公已在西掖以公及丞相京公鏜應詔京公遂
我身而公遭內難以歸矣扶護暑行悲感道路
執喪甚苦九年又丁中散憂勉舉大事家為之
罄邑鄰台州有蓋蒼山高絕人迹罕至公處僧

室閱佛經一藏以資冥福人以為難服除造朝
言士風奔競皆上之人有以來之仍言海舶不
可徑造都下貳相王公准梁公克家是其言有
意留公自以五年憂患之餘力求鎮江府分司
糧料院以歸人尤高之十二年到官職務至簡
而少保吳公琚為總領一見公期以遠到幕府
事既為盡力吳公亦開心聽可一司賴公為多
明年轉承議郎吳公召還首薦公才德之美孝
宗命中書議之既滿秩王丞相欲處以司農寺
簿公又力請外郡除知洋州十五年轉朝奉郎

光宗時以皇太子參決庶務公辭于議事堂論
淮甸撮課紹興和買最為民害又論四川綱馬
利病光宗喜曰議論人物俱偉當為敷奏施行
是冬赴鎮洋本佳郡近歲有健訟者公剖決精
明人不能欺坐以無事治賦期會信必不嚴而
辨征商權酷亦皆沛然郡有丹淵二蘓鮮于子
駿四賢繪像旦望必率子弟拜之丹淵有園池
三十詠公盡復故迹退食多賦詠其下又崇教
化課農桑百姓安之纔一閱月俄改知金州兼
管內安撫前守一武吏居輿元席卷以歸又盡
焚其籍公至則朽然且無所稽攷為之節用度
懲吏姦不能給一二詔置獄前守坐編置沒其
家貲公又極力經理僅能成邦西津兩渡公帑
征利病民首罷之創浮梁于西津以惠行旅人
為立祠過者必祝處分西城漢陰平利三邑綱
馬以損均敷之費施竹木柴場之利去受輸倍
征之害州有權茶場其初止隸茶馬總領三司
抱納息錢之外郡計亦藉其助守或乘勢權取
至移用係省以增本錢從官多售既已科擾園
戶深治私販配隸者相屬守亦或以自累公極

白恭司欲賣引以便民暮年始有更引之命公
力贊之俾官僚及諭鄉之大夫士各陳其事酌
取衆說罷恭場而驚引一方無不快之師守尚
書宇文公价憲使朱公致知相與歎曰安康之
政前所未有也條其政績交薦以聞光宗登極
轉朝散郎郡之士風素陋鄉舉者二人其一又
流寓也公為大興學宮學者寢盛鼎新祭器春
秋釋奠如禮有雅歌投壺之風焉十六年為四
川類試考官境內一水遠通襄鄂行商不絕有
鬼愁灘摧舟絕險公出錢募人平理之石堅不

可破公臨視之得古鐵于沙中甚夥鑄為鎚鑿
嚴醢熾炭以攻之石為之解以砲竿移去遂為
安流郡宿重兵多以權利啟爭公視如一家愛
軍士如愛吾民都統田公世卿固已交歡殿帥
郭公棟奉祠里居相與從容無間嘗獵近郊步
騎俱從三公戎服竝馳公又素善射以一矢斃
雙兔二老将敬服之間語同僚曰中興之初余
為均房鎮撫使敵騎犯塞將以金舊隸京師
置不問止保洋州饒風關遂致此郡失守又乘
勝擊破饒風直擣漢中賴王師力禦之遂由斜

谷而道今郡為西蜀喉襟上津縣即商於之舊
邑自商之豐陽西至洋之重陽閔橫亘一千三
百里閔隘六十四邊面闊遠而權輕財匱何以
備倉猝乎聽者竦然公曰向以大將為守與三
邊軍府角立廚傳動有重費交賄通及四鄰惟
當痛絕舊習雖賈憎不暇恤也歲餘以所積置
防邊器具增保勝民兵衣甲親給支犒無侵漁
之患時比箭賞革游惰之習休日則較禁卒事
藝號令精明賞罰有差將官有夜飲于城外者
私留門鑰以俟公曰吾與敵畫地而守其可弛

乎懲閹者而軍中亦治其騎將內外始肅舊有
撫養庫例與公使用等公曰此正以防邊也自
軍用外不支一錢去之日為緡錢十餘萬紹熙
元年轉朝請即二年除利州路轉運判官自郡
赴臺幾千里道遇訟牒隨即受理御史甚嚴秋
毫無擾攷察吏治置籍大書明別淑慝二條區
別賢否列城為之震悚利路屬郡多在閔外漕
計入不支出適當浡饑西師除掌武門下增俸
不貲重以歸正之蠹方左枝右梧之不給而暑
雨為災上煩宵旰又躬撫勞賑濟之役金州大

火幾無孑遺守卒僅以舟免公兼倉使即發米以救之漕司力不足寢食為廢貳卿楊公輔方護餉四川與公同年氣義相許公力請于楊公曰安康一藝甚矣軍中有事力多使令猶可與起公私赤立何以為州若請僧牒于朝萬里難應頃罷本州安撫司有備邊庫錢二萬萬椿留使所前守拘沒贓錢有旨輸內帑二者皆本出于金州之民若以此建官府措居民于經費無所損而可以新此邦矣楊公慨然從之公既兼憲使聞閬外六七月方食麥盜賊橫行吏惰訟

淹德意壅不宣昌署慮囚歷階成文鳳四郡賙貧剖訟所至有恩行褒斜谷出武休閬道不通車間用籃輿徒步以度險于中暘以文州地荒民稀而力役最重為奏罷其不急者數條西帥吳公挺久鎮貴重待賓客尤厚公既深入邊閩吏曰當道武興公曰此行正欲到輶傳不到之地遂由文南以歸吳公猶以例卷至司公力辭帥服其廉蜀人翕然稱之有利州兵官告訐太守陰平知縣以縣庠為酒肆公以為犯名公敗風教莫甚于此俱劾罷之嘉陵江暴漲漂壞棧

道郵傳隔絕公大為經理以其費上聞總司助其役由益昌至大安軍修創棧閣二千餘間視舊加闢今成夷塗明設條約補役兵之闕畫疆分掌椽柱絢斐乘暇採取風雨侵蝕以時繕治期以勿壞自祥符皇祐元豐三為此役元豐嘗紀用數今役不翅數倍而不以取于民有修橋閣記甚詳蜀中皆歌詠之三年移成都路提刑兼常平事得旨護試外省公自向為攷官固已具知蜀人多為庾語于程文中有容私而幸中者謂之牢籠公身率官僚力革舊弊寒俊獲伸

無不感服又詳究試闈曲折參以南省規式闕防備盡既施行之又編為成式申制司以為後舉照用綿州歲市黃雀數十百萬一切禁絕之藥局歲久劑料陳腐焚而易之巨室責租至使耕夫自戕公治其甚者綿漢告饑親至二郡主行荒政故饑而不害西蜀藉江水入堰灌溉舊率取竹木于民春猶未集水已大至積薪救急簡陋重擾徒有倍費公豫于冬初收買歲始修築又眉州蟆頤山下一堰歲苦衝決命伐石為之濬廣溝畎謹視豬泚又捐俸為漢嘉西門石

梁郡人名楊公橋皆為永久之利臺有平允齋
聚獄案于中夜則閱之有疑則親筆兜間緘以
紫囊亦令所問官親筆批執吏不得預之故多
得其平三年轉朝奉大夫四年冬除本路漕黎
州蠻獠青羌攪邊州所遣兵為羌所圍公適攝
帥以策禦之遂道嘗聞道旁兒啼聲得嬰兒于
枯木中因籍城內外得遺棄者百餘人悉加撫
養俱遂生全剖決兩司詞訟迎刃而解酒禁素
嚴有捕郭二十五私醜至庭下公詢之郭乃一
邑令公察其非滌器之徒治告捕者而慰遣之

郭少城大族擁勞致謝三十餘人府庠養士至
千人每月必再入政閱程課旌其能文者庖饌
豐贍士愈悅造吳蜀會子紙每界至六千萬漕
計始十七萬緣偶會多事費倍平時或慮乏典
而公處之裕如遂積緡錢至四十餘萬兩在漕
臺典外銓俸門尤衆一以公心行之量能授職
多得實才人服鑿裁之明慶元元年覃恩轉朝
散大夫尋又以年勞轉朝請大夫召赴行在七
月除戶部郎官湖廣總領仍令奏事對便朝奏
罷邊民守關及非法役民者以軍兵為之此安

邊恤民之急務又奏禁盜賊之法彊盜已有六
項指揮欲于殺人屍不經驗而無證佐依大辟
疑慮奏裁指揮下添入彊盜殺人者非六字使
盜賊有所憚且明示無惠姦之意又論錢弊甚
悉謂貨泉取其流通今自裂而三之東南則用
行在會子兩淮則用鐵錢會子湖北會子則又
異于二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聞不若罷兩
淮湖北會子其在民間用行在官會收之俟收
兩處會子盡絕則官會通行實為利便總司金
穀浩穰公首去八弊而總計為之日充詳閱軍

用而覈虧數之實親臨出入而究楮券之姦分
錢交子為三而不容互用判軍糧椿積為二而
不許移易拒河支廊支之請而米綱無陳腐之
憂繩兌支截支之擾而茶引有通行之便以至
廣儲蓄之地兩郡為室百楹舊以蘆荻藉米一
易以板後遣使盤量惟湖廣之數豐盈人益歎
慮事之周也循行邊屯會襄陽火災之餘亟議
撥錢五千緡瓦礫之場盡興棟宇公又親撫存
之軍中升差赴司按試公勉以忠節親校武藝
仍書公移置几上中選者即書其姓名手以授

之進退既公軍士感悅三年春就除司農少卿
九月命赴行在供職十一月除太府少卿十二
月三日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六日始
入國門先次供職明年奏事陳備邊之策謂金
方與鞏鞏相攻未知勝負然皆足以為吾患不
可不慮也又列擇將審勢修戎器招勇敢士四
事因薦統制而下內可為環列外可為將帥十
人御筆籍記時中書積獄案甚多月日或有措
改之近四月轉對即奏曰奏案動關人命申書
豈能悉察吏得以為姦利以小節迂回而俟赦

降或改移月日後先謂該恩宥乞以大理寺及
四方案盡申御史臺置籍月委察官一員稽攷
勾銷已結絕者而催督其餘或有淹延太久日
月差殊則奏劾之庶無冤滯之民又論省部吏
引任總麻親之弊國家以天下之務隸于六曹
而總于三省故為吏者賞優而廩厚又為保引
之法許錄其子孫若異姓而今日厯雜殊甚習
學守閤不知幾人氣習趨向非復舊風輕儇苟
求詭秘百出反甚于州縣之吏乞加澄汰止許
保引子孫者許引同宗大功親一名其異姓之

人一切停罷庶少清吏選聞者皆避之六月假
顯謨閣學士兼侍讀為全國賀生辰使過泗州
北書表初參索使副出笏公令掌儀以禮折之
曰都管而下便服來參乃欲使者以盛服相見
豈無差等耶竟受參如儀至真定謝酒果金之
中使忽謂副不當用阜背白領蓋北方朝儀皆
用紫也公曰本朝止用此服且泗州東京既用
之儀正如此使以左袵至本朝豈為不恭即麾
三節人退班終不能奪歸而奏曰臣將命殊鄰
因得觀民情之向背敵勢之盛衰與夫士馬之

虛實財貨之盈虧皆已可知此固已見天道好
還今古不異然在我不可一日而不備又奏和
糴所以惠民而備兵今平糴良法寔壞牙僧胥
徒操其權而官受其敝乞置場收糴聽民商從
便免致科敷可以絕姦利而價自平矣四年以
勞遷轉朝議大夫又以年勞轉中奉大夫十一
月遷太府卿轉對論奉使三節人從近歲託請
貨取僥賞而已安有能覘人之國者欲乞除上
節親隨等選辟如舊餘悉取于三衙及江上諸
軍上自統領下至隊兵輪轉差撥已行者不許

再差歲兩遣使約不下百餘人彼城壁之堅瑕
地理之要害必有能規之者因使士卒經行洪
河太山激昂壯志轉相傳聞一旦用之必有助
焉又論郡縣拘到銅器或憚于解發而收貯不
嚴竊取求售所在有之乞令盡發赴錢監仍申
嚴禁載五年差省試參詳官五月除秘書監公
性嗜學久從吏道未嘗廢書自謂平日欲見祕
府書而不可得遂終日坐省沈觀未見之書尤
不喜趨競同者贈以詩有九衢達宦方馳轂羣
玉詩仙獨下帷之句有以為後時者公笑不答

九月兼實錄院檢討官十一月除禮部侍郎兼
修玉牒官六年進故事論監司廣朝廷之耳目
攷州縣之否臧以惠安斯民者也若罷軟不擇
廢耄兼容徇苟且而略風節尚資歷而混賢否
亦何取于外臺之奇哉因歷陳高宗孝宗聖訓
願深詔大臣除授之際雖不可廢資歷一當先
擇風力強濟材具精敏之人使充此選則一路
可以蒙福矣光宗玉牒書成公讀于殿上以賞
轉中大夫四月兼工部侍郎夏早上封事請下
罪已之詔修應天之實布之天下使內外之臣

圖弭天變五月有詔罪己仍詔侍從而下疏陳
閔失又奏備論二稅徵權之擾和糴先備之計
尤詳時慈懿皇后上仙兩部事繁公嘗病暍往
來冒暑感暴下之疾力請外祠三請除文華閣
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歸而病寢革
啓手足之際色莊不亂命具紙筆曰吾將逝矣
書一頌甫畢遂終于正寢寔九月壬申也病中
乞致其事轉大中大夫遺奏聞贈四官澤其後
二人娶同邑史氏子二人燁將仕郎燧先半年
卒女四人長適吳興鄉貢進士周儼次適承事

即新知常州宜興縣丞洪備丞相之孫也二女
皆先卒次適文林郎新紹興府嵯縣丞前杭次
許嫁未行後分一年卒孫男一人基登仕郎以
嘉泰二年九月庚午葬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
里四明龍井山之原將葬燁請狀公之行鑰少
與公同薦公自海上後至遇于途我冠粹溫即
語同行者曰風度如許一第何足言且當以賢
貴有聞于時遂定交焉今四十年矣中間離合
不一公之賢譽日起人猶曰長者耳其使蜀也
聞公不畏強禦幾危其舟嘗按郡守有為之地

者反欲相傾人為公懼公抗辯于朝不少屈中
執法為直之而後定于是益壯公之為而加敬
焉京丞相嘗謂鑰曰祖宗不以蜀人帥成都又
多以東南士夫參錯于諸路麾節間有深旨哉
某帥蜀時固知蜀多名士求其曉暢吏事所至
治辦而不疎者無如楊嗣勳東南士夫入蜀者
亦多可稱求其最賢而有才者無如楊子美故
某與之尤厚紹熙初詔內外從官薦可為卿監
者首薦之公欲歸而未得會京公趨召公命燁
浮家依京公東歸獨處于蜀者又三年蓋其清

修約已一意公家如此前朝用人往往歷偏遠
而後歸主大計以至柄用公之宏才遠業所莅
不苟揚歷最衆見其歸而持橐意必由此而升
姑未問經濟事使其婆婆從班吐胸中之奇以
見于論思之間亦何止此厄而不得騁豈非命
耶逮其賦歸已先卜城居棟宇闕敞猶望為老
朋友以相依然公歸而病病遂不可為一見亦
不及也哀哉公厚重周密與人不可為翕然熟久
而敬之古無賢不肖人朝見嫉自古志之矣惟
公之來而朝無間言猶謂其晚去而共惜之是

必有過人者素少病聞歸班時氣貌尤充悅人咸以為富貴未艾也歸自北方始覺稍衰而又連年有兒女之戚人所難堪使堂堂雅望奄至九京此尤識者之所共嘆也著述甚多宦游名山隨處題咏散落之餘入川時有遊岷漫筆一編又有東齋集五卷諸史闕疑三卷藏于家篤于孝友中散每憚航海之險屢謀入郡而不果公既貴遂問舍於湖上將赴洋州故廬先業盡以與二弟漕成都時以捧表恩任弟之子爌又攜以出疆循從事即今為台州支鹽倉遺令燁

曰吾家素寒微羣從多因其有以助之燁泣曰敢不承此志公在蜀中樂賢之衆多所薦引如今吏部尚書費公士寅前兵部侍郎趙公介俱嘗與公同朝此其最表表者也其他大有建立是時燁已奉母而歸不能盡記公又以為王事所當為不惟不夸于人亦鮮以歸語其家恐尚有遺事未能備也謹撫其可記者為之狀將以求銘焉謹狀

終

玫瑰先生文集卷九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行狀

直祕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

曾祖義贈中奉大夫妣許氏贈碩人

祖佐贈宣奉大夫妣胡氏贈碩人

考立之故任朝議大夫贈特進妣李氏贈安定

即夫人本貫登州黃縣

公諱子寅字協恭世居文登特進以紹聖初元

登進士甲科南渡先寓會稽建炎四年令人梁

民生公徙居四明今遂爲慶元人特進家無儋石儲而篤意教子公生而敏悟尤所鍾愛先意承志務進于學授詩于鄭先生剛中累冠鄉校紹興十年以明堂大禮恩補將仕郎十八年春銓中選授右迪功郎監渾州南嶽廟時法官多山東人與特進厚善勉公習法明年公方弱冠一試中其科二十一年丁特進憂遺訓有云吾以孤寒自奮爲正郎者三十年中遭兵燬僅能立家汝曹異時莅官內勿欺心外勿虐民公泣血書紳終身誦之服除授建州司法參軍任滿

關陞右從政郎授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帳司未赴以法科改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審復囚牘累百凡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吏部以聞減磨勘一年公曰法所當輕非縱囚以求賞也竟存而不用隆興元年以舉王改宣教郎授兩浙西路提刑司檢法官改除大理評事乾道元年以鞫制獄除丞具詞曰志業有立操修可觀潛心于孔子孟軻之言兼邃于柱後惠文之事是于聖人之意其知之矣三年差充刪修續降指揮所刪類官四年輪對力以清刑爲請上固已識

之丐外補除知無爲軍十一月陞辭奏兩淮議
營田屯田久矣地有餘而人不足每以爲病比
年歸正之人甚衆分處州郡仰給大農徒有重
費猶患不給臣嘗內鞠勘歸正人公事嘗以詰
問之皆爲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爲此若得官備
耕具使治淮上荒田以餬其口何苦犯法哉臣
矜其言竊嘗詢究淮上治田之具蓋每招一家
必首給錢百二十緡以其二買牛一爲室廬耒
耜之資是知淮上不惟人稀牛亦艱得計道途
之費固應倍于內地又緣經歷商稅費亦寔重

臣恭覩仁宗皇帝國史凡鬻牛者免算稅紹興
敕令云若以牛販賣其過稅勿收卽遇災傷放
稅及五分過往稅亦免欲望遵仁廟之法申甲
令之文並免販牛過稅至兩淮者住稅亦免耕
牛輻湊則曠土日闢矣臣恭聞陛下發帑
委守臣備耕具招歸正人營田若更免牛稅則
必欣然從事于畝畝農隙閱以武事邊備之至
計也上大悅且曰牛稅可免卿能保歸正人樂
于耕乎對曰臣豈敢爲嘗試之說蓋詰以汝輩
未歸此時在北方亦耕夫耳咸曰然臣使手書

款狀皆其真情因袖出舊辭以進上尤擊賞玉
音甚寵曰朕圖此久矣未有利害較然如卿所
陳者卿于訊囚之際乃能體國遠慮及此耶卿
未可試郡朕將用卿既退御批陳獻可採先次
差往淮南楚州相視措置條具聞奏公在朝行
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對奏卓然動上聽感激自
奮始盡力于淮甸而眷寵日深矣公躬履阡陌
募樂耕之人與之通情詳議不以使者自居上
嘗念公之勞又未見圖上事宜因中使至盱眙
戒以訪徐某所在宣諭催促公性簡易方在田

間議事語既久出盃酒與之分酌中使適至傳
宣既畢匿笑而去以其太簡也歸即奏之上曰
孰肯將使旨而為朕究心如此者明年正月歸
奏上首褒諭此事公遂奏條目甚悉大略謂楚
之淮陰乃沿淮極邊之地監城沿海雖有閒田
未有以處歸正人且于寶應山陽得空間水陸
田五百餘頃勸諭到歸正傳昌等四百餘名欲
人給一頃五家為甲一為之長隨處置莊仍給
備耕牛農具屋宇等錢家與草屋二兩牛并屋
一種種萬錢並俟入莊日給付初年開荒免納

本錢次均五年還還足給其田為已業候滿十
年起納稅賦其勸諭等人獎勸有差詔可其奏
淮東帥奏乞措置監城喻口兩地守禦上曰非
徐某不可就俾措置公奏喻口當射陽湖入海
之要監城築壘不堅又無屯兵乞下楚州措置
守禦從之是月除大理正不候授告先次供職
復往淮東御筆賜知揚州莫濛覽徐某所陳歸
正人給田利便甚有條理已令施行卿宜協力
使一一就緒五月詔對奏諸莊水利有二古溝
可洩水田夏潦循其舊而浚之因而賑給歸正

原耕之人實為兩利又奏荒田及守令拊摩等
事亦得旨行下並依所乞施行七月詔以莫濛
措置淮山東水寨及民兵總首并莊寨使效已
及半年未曾審實委公按視激犒仍支舟師器
甲等尋兼權尚書駕部郎官又奏仍舊置萬弩
營六年正月有旨徐某措置官田招集人民委
有勞效除駕部告詞有云司與郎吏高選非曾
把麾持節不以授今特命汝上曰徐某清貧不
受餽遺繼命中使賚白金五百兩四月差知高
郵軍公奏措置官田節次勸諭到歸正人及種

田使效計一千四百餘人共置五十莊屋宇牛
具畢備綠諸莊散在揚楚高郵盱眙四郡今差
知高郵切慮諸莊疑惑欲專委才吏措置兩淮
官田得旨經委公兼領許令每年一往諸莊激
犒俄改知泰州又一月召奏事因陳鹽場利害
及捍海堰事甚悉遂兼權淮東提舉御札令俞
召虎與徐某同措置營田卻令徐某同措置鹽
場各宜協濟以副朕使令之意十一月以職事
修舉除直秘閣七年賜緋衣銀魚四月奏事選
德殿復條具鹽事遂除提舉淮東茶鹽常平措

置官田如故楚州申淮人陸梁恐開敵隙上令
相度隨即奏聞上喜御批卿無所避憚挺身任
責足見恪勤乃職朕甚嘉之當官處事正宜如
此然淮民既已肅靜卻當撫之以恩不可專用
刑威也恐卿等或未之思故茲獎諭復示朕懷
宜加體悉十二月以鹽課增羨特轉一官丞相
虞公允文貽書謂一司治辦前所未有欽歎不
已是年以和糴最多而先辦仍自行津運委見
盡心國事又轉一官八年坐不覺察所部私渡
降一官後乃得實改正屢請外祠以鹽司積壓

鹽本降二秩卒以總領所中額鹽虧失罷九年
七月主官台州崇道觀淳熙元年正月召赴闕
奏對稱旨除工部郎中仍舊措置官莊樞密院
得旨列具淮東官莊已成之數總五部七縣及楚
州忠勇使效為五十四莊屋二千四百四十九
間耕者一千二百有奇牛六百二十有五稼器
六百二十五副老穉五千四百二十有七耕田
九百一十四頃土見實效尤以為喜公蒙上異
恩感激盡力嘗歎曰古者專以屯田為養兵開
邊之計國無重費而可成功今講和方堅無所

展究將有見忘者矣已而果然淳熙二年官莊
結局除將作監點校官莊三年四月除大理少
卿六月罷十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四
年春除淮南運判不赴九月再命仍專一措置
督修城壘五年兼權揚州于是瓜州城成六年
五月除知揚州八月除運副時暫差知楚州九
月修築高郵興化寶應縣石閘斗門函洞隄岸
可以固護民田約三千七百餘頃特授中奉大
夫封黃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罷歸兩任
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十三年轉中大夫十四年

除知隨州十六年賜紫章服冬始赴郡紹熙二
年任滿尚書張公杓為師薦于朝三年除知台
州公至郡詢訪利病之實思欲不闕郡計而又
裕民量八為出優有餘地權酷征稅大率從寬
闔郡熙然塗歌巷詠率有太平官府所未見
之語明年版曹比較上供以台為優人謂既以
利予民非天雨鬼輸何以致此益以為不可及
或問公則曰求弊當求其源台有二弊偶皆得
之一日秋苗為鈔二日軍士虛籍有姦胥增改

鈔額照以倉籍偽增至八千餘石至以十為百
以百為十上下蒙蔽久矣公既發之而使輸苗
者每鈔不過一石弊無所容至增萬斛虛籍尤
為重耗因立賞罰使之自陳置籍几案上親為
銷注月餘十去二三歲減數千斛財賦條盡較
計精詳節不急之費罷饋賂之私杜刺軍之請
是以能不擾而辦屬縣寧川邑庠久廢公為買
田五百畝以振之剖決滯訟情法俱當人既悅
服一毫使民則為之蠲積逋至十餘萬謠頌騰
播遠邇察吏亦皆感歎侔貳賢者還朝語人曰

郡太守職在便民政有不平則吾當正救之今
徐使君專意撫摩如恐傷之吾無所用其力惟
贊之而已憲使陳公杞行郡父老擁車請留太
守者累數千牒陳公歎曰得民如許諸郡未見
其比當以聞于上五年四月除廣南東路提點
刑獄公事郡人尤惜公不滿秩而去立祠塑像
以歌謠刻之石攀轅臥轍喧動千里幾不容去
公歸此亦倦遊矣力丐祠而促行之旨益嚴既
抵所部詳刑決獄務在寬平恩威兼行列郡皆
聳慶元元年春夏之交欲偏歷諸郡或謂瘴煙

季春為甚姑緩之公謂職在澄按不能自已至
五羊疾作而還第四子隨侍自公得疾于道驚
憂精禱願以身代公既遠而此子先以疾卒公
采不堪遂相繼而逝寔五月八日相去纔五日
爾痛哉享年六十有六娶汪氏累贈令人再娶
陸氏封令人七子長晞臯通直郎先三年卒次
晞益承直郎知台州寧海縣丞次晞稷嚴州觀
察支使次晞夔儒林郎新鄂州觀察支使即死
于曲江者次晞垂將授公遺澤次晞契晞夷習
進士女五人長適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唐

濯次適進士王然次適從事郎監温州在城商
稅口琴次適承奉郎監台州在城商稅汪立中
次適史宣之寔太師之孫將以遺恩補官孫男
十一人師顏師孟師周師偃師錫師點師召師
伋師夏孫女四人未行諸孤將以二年九月丁
酉葬公于鄞縣翔鳳鄉隱學之原從新卜且公
志也公天性夷曠與人以誠實素嫻吏道晚益
更練故台州之政尤為人所稱孝宗知獎實千
載之遇徃來淮南數年詳究精密論事上前如
辨白黑動輒寤朝奏暮行間有飛奏亦皆響答

故凡事皆見功緒人但見其寵渥使藩成大家
亦其才業勤勞有以取之公為漕時有揚州教
官倚勢援迫諸司求攝傍郡守皆俯從之來求
于公公曰此非所以相愛悔吝必在旦夕邊郡
章奏動徹上前萬一以為問何辭以對力卻之
其人遂陰擠公坐此罷公不以為恨後數年其
人以賄失官舉者皆坐公蓋嘗諫之彼自不用
故獨免于罰仁者之報也一閒十餘年築屋湖
上日以觴奕杖履自適尤善居鄉未嘗忤物宅
欲成而東南尋丈之地或執不售公曰我亦何

用此左廡止為前榮而缺其後久之求售終以
善價酬之晚雖豐餘而自奉如小官時兄弟數
人撫之有恩意調給惟均無有間言公在淮南
鄉人有被盜疑公之僕為囊橐追捕治掠甚苦
公聞亦不為動已而得釋伺公歸而訴之公曰
我以家事付汝累歲侵漁已多迫假手以治汝
尚何訴其無競類此聞者服之麾符所至前後
薦士百二十餘人其間有在從班者而公出入
三朝受孝宗之知尤深官止列鄉豈非命耶鑰
汪出早歲及與公同舍姨母既歸公情親寢厚

丞相留公當國最重然諾鑰一日見之坐中有
語及公者留公曰此人有才鑰因問曰相公何
以知之曰朝廷每下邊郡措置禁銅錢過界惟
隨州一奏甚明而可行因曰其人純茂向來口
語非其實也其後丹丘廣東之除皆出其手鑰
不惟服公之知人而又喜公之為留公所知也
諸孤請狀公行并以所聞書之俾求銘焉謹狀

用此。左庶止為前祭而後其後人之求信然以
善價酬之晚雖豐餘而自奉如小官特免子數
人撫之有恩意調給惟均無不問言公在
蓄解龍然必心并烈所聞書以新味雖高難辨
不辭朗公必映公而喜公之終留公祇味也
詰非其實凶其終和也。東之新嘗出其味翰
國也。不奏甚即而。其因曰其入於茲向來口
以味。又曰。賤致。每不。邊。弱。辭。置。禁。倫。發。盛。界。對。
詰必。必。昔。留。公。曰。此。不。首。本。餘。曰。問。曰。味。公。何。
必。味。留。公。嘗。國。最。重。然。諸。翰。一。日。具。齊。坐。中。亦。



